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𭠘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

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隷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以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争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

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巳今吕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畧絶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

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肩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肩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督威督洪池以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充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

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兖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

將軍輿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為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

蔑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
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
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
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
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
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
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
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

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
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
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
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
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
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
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
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

不絶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克及固安侯將鑒並為驎所殺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録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右光禄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

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竄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沖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

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
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
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敵猾
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
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
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
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户夷烟毀發丘墓毒遍存亡痛纏
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為

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勠
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
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
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
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
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城與竇衝為首尾擊萇平涼太
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率鄯善王胡員吒
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

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軍決之衆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

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

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宏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丕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

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

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畧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内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

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頡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鬭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主衆咸曰渤

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劒西州鳳翔秦隴偏師蹔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

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所欲為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知

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

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壁為司空

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還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絕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

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

襄勑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来吾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

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尅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尅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尅之以尚書苻碩原為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茍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

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
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楊壁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為
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
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為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
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
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
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鴦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

密遣其將任瓮宗度詐為内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為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强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

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胄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

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

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為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之賊人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天行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内百僚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

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

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尅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

南為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録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

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

色不變弟菱有儁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

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

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

託路絶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

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

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

死主上止黄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為列將無犬

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愬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虵豕之墟紫宸遷鼉鼊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將洪擅鑾陬之桀黠乘戎狄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𧕻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

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緫三秦之果鋭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禀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謡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才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

勇恢威畧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已夸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豕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揺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来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氐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扆竊帝圖王

患生縱敵亂起矜彊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卷一百十五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苻丕載記謀伐王統平上邽○平十六國春秋作于

扶風馬郎○郎十六國春秋作朗

苻登載記拜殿上將軍○上十六國春秋作中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沈成均

晉書卷一百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閒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

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内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産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繈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

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啟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於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

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
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
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
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
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
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
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
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季

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

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與否於是貫鉀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祗僭號於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

豿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豿豿以爲尚書郎豿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寛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叛臣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

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非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

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斂岐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為前部帥強白為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

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欵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兖濟之稱著於南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

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强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啟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

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流人郭斁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於襄朝廷
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
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進攻外黄為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
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
陽踰月不尅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
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

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
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
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温
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為温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
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
赴者又四千餘户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輙扶
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温軍所得士
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

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從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户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為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於三原襄

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於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

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

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馬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已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

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内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龎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龎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删等為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沖進屯北地

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等數千戶於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人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

眾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

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驎萇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户於長安以弟征虜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没弈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

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襃者二萬餘户統懼乃降因饗
將士於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儁傑
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
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
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襃善之擢為尚書郎拜弟碩德
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
鎮上邽襃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
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襃復如秦州為

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
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
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
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
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
之閒足可尅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泥源師奴率
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
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惟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宫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

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没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衿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遲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遲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尅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衿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

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

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内五六年閒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内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成

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羯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羯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羯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

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碣飛等以蕞兵少盡衆來攻蕞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碣飛兵擾亂蕞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碣飛衆大潰斬碣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蕞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較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猷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蕞命其將當城

於營處一栅孔中時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閲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闘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駡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御羣雄包羅儁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

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鴦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

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於鄜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勑其太子興曰茍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茍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於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

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裒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横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裒下書令留臺諸鎭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没弈干率户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裒寢

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
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
胥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胥王
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名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
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
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
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
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

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
防閑闗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
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
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
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
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
千餘户降於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
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

支堅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名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

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墓稱原陵

晉書卷一百十六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姚弋仲載記弋仲率步衆數萬遷於清河○十六國春秋此句下有之灄頭三字

姚萇載記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綱目作正望算略中有片長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冐難奔萇萇立為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

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

世堡以叛興襲悉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迎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盖為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

十九年僭即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萃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户於長安分大營户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强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强熙熙聞興將至率户二千奔秦州

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髙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於興封征虜緒為晋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户三萬叛乞伏乾歸降於興興處之於成紀拜使持

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尅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為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千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千城千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為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栁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

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於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駮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

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舊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掎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於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

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冦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於興遂如陜城進冦上洛陷之遣姚崇冦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尅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彦河東裴歧韓襲等二萬餘户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為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

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户於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講業興勑闕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黄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陽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興以日月

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彰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龎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於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

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碹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於時號無冤滯姚緒姚

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强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户賜超爵關内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懐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偏於卒伍興之西也没奕于容欲乘虚襲安定長史皇甫序

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
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
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
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邉將家有大變
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鄴魏人襲没奕于于棄其部
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於秦州魏軍進次死亭長
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

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於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為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

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為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為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興使沒弈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

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

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

固讓請疆埸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皃皆為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為副拜秃髮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怱率騎助吕隆等守姑臧松怱至魏安為傉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怱送於傉檀傉檀大怒送松怱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

書録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戸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馬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荆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

之呂隆懼禿髮傉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詰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於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俞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来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

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别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歛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

奔於興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説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䂮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

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於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

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為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歛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

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戌亥之歳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内及碩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已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

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氷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茍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人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絶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

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
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玁狁忠誠華族棄之虐敵非但臣
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與乃遣西平人車普
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巳至姑臧普以狀先
告之傉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
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别駕宗敞治
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
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

德風絶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覽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幾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

既遠役遐方劬勞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於今出車之命莫逃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吕氏宫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為南臺所禁天鑒玄鏡𨞚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

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偽政絶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藺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悦謂其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

禁止不與賔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輿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吕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輿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晋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瑯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濵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輿悦赦尚之

罪以爲尚書

晉書卷一百十七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姚興載記上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龎眺等率襄陽流人○韋華本書安帝紀作韋禮

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卒閣本作十

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如子一本作拏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